

「朝鮮」洪大容 李德懋 著
鄭健行 點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乾淨衎筆談

清脾錄

朝鮮人著作兩種

【朝鮮】 洪大容 李德懋 著 鄭健行 點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乾淨衎筆談

清脾錄

朝鮮人著作兩種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乾淨衎筆談/(朝)洪大容著;鄭健行點校. 清脾
錄/(朝)李德懋著;鄭健行點校. —上海:上海古籍
出版社,2010.9

(朝鮮人著作兩種)

ISBN 978-7-5325-5592-5

I. ①乾... ②清... II. ①洪... ②李... ③鄭...
III. ①筆記—朝鮮—古代—選集 IV. ①I312.6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0)第 111692 號

校對人員:梁勤、許春等

責任編輯:查明昊

技術編輯:王建中

朝鮮人著作兩種

乾淨衎筆談

[朝鮮]洪大容 著

鄭健行 點校

清脾錄

[朝鮮]李德懋 著

鄭健行 點校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)

(1) 網址: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guji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www.ewen.cc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14.75 插頁 3 字數 308,000

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數:1-2,300

ISBN 978-7-5325-5592-5

I·2203 定價:45.00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系

前言

鄭健行

本書收錄十七世紀朝鮮人著作兩種三本，進行標點校正。兩種著作是：洪大容《乾淨衙筆談》和李德懋《清脾錄》。所謂三本，《清脾錄》有朝鮮傳本和收入在李調元《續函海》中的中土傳本，二者頗不相同。加上《乾淨衙筆談》，合成三本。

《乾淨衙筆談》是一冊對話錄，記錄著者北京逗留期間、與新結交的三名中國士人見面談話和來往詩文的資料。《清脾錄》是中國傳統形式的詩話，談論朝鮮、中國古今詩歌作品人物。二書性質表面看來不很相同，現在合併出版，個人認為可以提出兩個理由：一、兩書都跟中朝之間文士交流有關；二、《清脾錄》成書和傳播，受到《乾淨衙筆談》影響。

乾隆三十年乙酉（一七六五）冬，洪大容和金在行以私人身分隨朝鮮使節團到北京。三十一年丙戌（一七六六）春天二月初，通過裨將的聯繫，接觸到由杭州來北京應進士試的舉子潘庭筠和嚴誠；兩天後，洪、金兩人到潘、嚴在正陽門外乾淨胡同的寓所拜會，彼此訂交，至二月底洪、金兩人準備隨使節團回國為止。二月下旬，還加入了到京的浙江解元陸飛。整個二月期間，洪大容、金在行和潘、嚴二人會面七次，和陸飛會

面兩次。會面不是各各分開，而是有時中朝兩方五人在一起，有時又缺少一兩個。中朝士人語言不通，採用筆談達意。洪大容回國後，同年五六月間，把保留着的談話紙片，加上自己記憶所及，再加入當時沒有見面的日子裏大家往來的詩文筆札，編次成書，記錄交會始末，取名《乾淨衙筆談》，收進他本人文集《湛軒書》之中。

《乾淨衙筆談》在洪大容的友人間廣受傳閱，李德懋正是讀者之一。他比洪大容小十一歲，算得上晚輩友人。他對中朝五人的異國友情深為感動，說「其輪瀉相和之樂，不愧古人，往往感激有可涕者」。他把洪大容裝訂好收藏的若干草帖抄錄出來，加以評說，成《天涯知己書》一卷，後來載入本人文集《青莊館全書》卷六二。他還就幾人結交事寫詩，題為《洪湛軒大容園亭》，表達讚歎的情意。此外他還寫信給潘庭筠，嘗試接觸聯繫。

乾隆四十一年（一七七六）冬，另一名朝鮮人，同時也是李德懋友人的柳琴（字彈素）隨朝鮮使臣到北京，目的要結交天下文章博洽之士。柳琴帶了一冊自己編選的四名朝鮮中青年詩人——李德懋、柳得恭、朴齊家、李書九——作品《巾衍集》到中國，準備拿來和中國文士交流。他在北京找到了潘庭筠，又結識了李調元，便請兩人評閱《巾衍集》。兩人答應了，每首逐一批點，每家選詩之後作總評，還為全書作序言。乾隆四十二年（一七七七）初夏柳琴返國，《巾衍集》中的評閱文字和序文，李德懋自然看到，即時寫信向二人致謝。他和李調元的情誼，從此便建立起來了。

到了乾隆四十三年（一七七八）春天，李德懋和朴齊家一同入北京，目的之一無疑想會晤潘庭筠和李

調元。但此時李調元已離京赴任廣東，兩人只能見到潘庭筠。李德懋這回帶了自己編著的詩話《清脾錄》，先請潘庭筠刪訂，再託李調元堂弟李鼎元寄給李調元，請李調元寫序，並且附上一信。《清脾錄》看來就是這樣傳到李調元手裏。我說「看來」，因為根據李調元的話，書的來源不同，那是李鼎元在北京書舖買來寄給他的。不管怎樣，他手頭確有《清脾錄》，所以晚年能夠編進《續函海》中去。不過《續函海》中的《清脾錄》和朝鮮傳本相差很大，前者篇幅短了一半以上，章節和文字有所刪刪，更有全部文字和朝本不同的。其中原因，本書後附錄的論文有比較詳細的探討。所以《清脾錄》一書兩本，不僅是版本上的個別詞句文字差異問題，似乎還有別的方面可講。

我對兩書三本的整理工作：首先斷句分段，加上新式標點；其次校讀文句，求取句意清晰明白。書中字句可以肯定訛脫或贅佚的，代為改補刪削，《校記》說明原來樣子。字句訛脫贅佚不敢十分肯定的，原文保留，《校記》說明個人的揣測改動。《乾淨衙筆談》我只有洪大容五代孫榮善所編印刷本作底本，沒有別本可對校。至於《清脾錄》，朝鮮傳本用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的《青莊館全書》所載者為底本，中土傳本用日本內閣文庫所藏《續函海》所載者為底本。我還有幾種朝鮮傳本《清脾錄》抄本，彼此不盡相同。我據抄者名字或書前印章首字，分別命名為端甲本、端乙本、有本和棟本。四種本子都拿來參考校對。底本如果據此改動或有所揣測，《校記》說明。

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八日

目錄

前言 鄭健行	一
乾淨衎筆談 「朝鮮」洪大容著	一
朝鮮本《清脾錄》 「朝鮮」李德懋著	一三七
中土本《清脾錄》 「朝鮮」李德懋著	二八三
附錄：論文四篇	三七一
朝鮮洪大容《乾淨衎筆談》編輯過程與全書內容述析	三七三
《清脾錄》作者與中國文士潘庭筠、李調元的情誼和文字交往	四〇一
李調元《續函海》中《清脾錄》與朝鮮傳本差異原因論測	四二二
李調元《續函海》中所收朝鮮人李德懋《清脾錄·李雨村》條書後	四四二

〔朝鮮〕 洪大容著

乾淨術筆談

乾淨衞筆談

乙酉冬，余隨季父赴燕。自渡江後，所見未嘗無創睹；而乃其所大願，則欲得一佳秀才會心人，與之劇談。沿路訪問甚勤，居途傍者，皆事刀錐之利。且北京以東文風不振，或有邂逅，皆碌碌不足稱。東華門路逢翰林二人，與之語。其後尋往其家，頗有酬酢，而文學甚拙。以中外之別，妄生疑畏；且其言論卑俗，不足與之來往；遂一再見而止。

二月一日，裨將李基成爲買遠視鏡，往琉璃廠，遇二人，容貌端麗，有文人氣；而皆戴眼鏡，蓋亦病於近視者。乃請曰：「我有親識求眼鏡，而市上難得真品，足下所戴甚合病眼，幸賣與我。足下則或有副件，雖求之亦當不難矣。」其一人解而與之曰：「求於君者，想是與我同病者也。吾何愛一鏡，何用言賣？」乃拂衣而去。基成悔其輕發，不可公然取人物，乃以鏡追還之，曰：「前言戲耳。初無求之者，無用之物，不可受也。」兩人皆不悅，曰：「此微物耳。且同病有相憐之義，何君之瑣瑣如是？」基成慚不敢復言。略問其來歷，則以爲浙江舉人，爲赴試來，方僦居正陽門外乾淨衞云。

一日夕，基成持眼鏡來言其故，而求花箋於余，將以酬報。且言其二人皆儒雅可愛，須一往訪云。余給以一束箋，且言第須詳探之。明日，基成果尋至其居，並以扇墨丸劑與之，皆辭謝然後受之，禮制甚

恭，而復以羽扇筆墨茶煙等物報之。基成歸，盛言其言貌高潔，必有過人才學，切勿錯過云。乃約明日同往。而金在行平仲聞之，亦樂與之偕焉。基成來時，得二人省試硃卷各數本而來；雖未詳其文體，而要其精鍊可意。

初三日，飯後三人同車出正陽門。行二里許，至乾淨衙，有客店榜云「天陞店」，乃二人之所居也。下車立於門外，令馬頭先入通之。二人聞之，出迎於中門外，屈身肅揖，極其致恭，引我輩先行，蓋中國之俗也。辭謝而後行。將入門，二人先至門，掀簾待之入門，扶我輩坐於炕上，各以椅子對坐炕下；此亦其俗也。東壁置高足大桌，桌上有書數十卷。中炕而置短足小桌，上覆藍氈。西北壁下皮箱木櫃，皆行囊也。小桌置筆硯青銅水壺，上橫小勺，所以斟水於硯也。大桌及炕上散置畫本及詩箋。少年口角尚啣墨，蓋草畫未竟而出迎我輩也。

坐定，問姓名及年。嚴誠字力闇，號鐵橋，年三十五；潘庭筠字蘭公，號秋庠，年二十五。余曰：「愚因李令公得聞聲華，且見硃卷，欽仰文章。謹仍李令與同志金生輒來請謁，望恕唐突。」二人皆謝不敢。余曰：「兩位尊府在浙省何縣？」嚴生曰：「同住杭州錢塘。」余因誦「樓觀滄海日」，嚴生繼誦「門對浙江潮」。余笑曰：「此即貴處耶？」嚴生曰：「然。」潘生聞平仲之姓，問曰：「君知貴國金尚憲乎？」余曰：「金是我國閣老，而能詩能文，又有道學節義。尊輩居八千里外，何由知之耶？」嚴生曰：「有詩句選入中國詩集，故知之。」嚴生即往傍炕持來一冊子示之，題云《感舊集》。蓋清初王漁洋集明清諸詩，而清陰朝

天時路出登萊，與其人唱酬，故選入律絕數十首焉。

余乃曰：「我們此來非偶然也，但初入中國，言語不相解聽，請爲筆譚。」兩人許諾，即鋪紙硯於小桌上。李基成先辭歸，乃分賓主圍桌而坐。平仲曰：「兩位硃卷是會試作耶？」蘭公曰：「省試也。此時到都會試。」又曰：「兩位到此，遊稿必富，可賜教否？」時余輩皆著軍服，故余曰：「我武職也，弓馬之事聞之矣，詩文未之學也。」蘭公笑曰：「兩位有文事而兼武備。」平仲曰：「願見兩位瓊篇。」蘭公曰：「風塵碌碌，未有所成。來時同榜解元陸飛作畫，偶題小詩呈教。」乃出示一幅畫：水墨蓮花一朵，筆畫奇勁。上有陸詩七絕一首，下有力闡詞及蘭公詩，皆佳；而陸詩尤高。余曰：「此三絕也。」力闡曰：「過辱寵褒不敢當。」平仲曰：「武夫亦有拙詩。」書示《鸚鵡》律三首。力闡曰：「寄託高妙，拜服。」平仲即席次清陰韻賦一絕。兩人看畢即次之，皆援筆疾書，頗有較藝之意。兩人又請余詩。余曰：「素不能詩，無以呈教，愧甚。」皆曰：「過謙。」平仲又請見兩人詩，蘭公曰：「嚴兄見有詩集，當呈覽。」力闡掉頭辭之，蘭公不聽，自東炕持一冊來，指其中五十韻七古一篇曰：「有一達官欲薦於朝，力闡毅然不往，作此詩而拒之。」余見畢，曰：「既愛其詩，又敬高標，我輩與有榮矣。」力闡曰：「素不解詩，偶然學步，自適己意而已。見笑方家，不敢當。」

余曰：「呂晚村是何處人？其人品如何？」蘭公曰：「浙江杭州石門縣人，學問深邃，惜罹於難。」余曰：「浙江山水何如，而能人才輩出如是耶？」蘭公曰：「南邊山明水秀。」平仲曰：「我副大人見蘭公硃

卷中有『茫茫宇宙，捨周何適』之語，不覺斂衽。『蘭公色變良久。余咎平仲以交淺言深。蘭公乃曰：「此乃草率之語，大指亦不過謂中華乃萬國所宗，今天子聖神文武，爲臣者當愛戴依歸之意而已；尊周所以尊國朝也。」蓋漢人於當今反同羈旅之臣，謹慎嫌畏，其勢然矣。其言之如此，無足怪矣。余勸平仲勿復言，平仲即曰：「所示極善。」

余曰：「王陽明亦浙人乎？」蘭公曰：「陽明紹興人，與我同鄉。」余曰：「紹興距錢塘幾里？」蘭公曰：「二百餘里。」余曰：「貴處學者遵何人？」蘭公曰：「皆尊朱子。」余曰：「遵陽明者亦有之乎？」蘭公曰：「陽明大儒，配享孔廟，特其講良知與朱子異，故學者勿宗。間有一二人，亦不甚著。」余曰：「陽明間世豪傑之士也，文章事業，實爲前朝巨擘，但其門路，誠如蘭公之言。」力闡曰：「貴處亦闢陸耶？」余曰：「然。」力闡曰：「陸子靜天資甚高，陽明功蓋天下；即不講學，亦不礙其爲大人物也。朱、陸本無異同，學者自生分別耳。」又曰：「殊塗同歸。」余曰：「同歸之說，不敢聞命。」平仲曰：「功雖蓋天下，良知之創論與朱歧異。」蘭公曰：「事業須從誠意正心做來，陽明格物致知，尚有餘憾耳。」余曰：「陽明之學儘有餘憾，但比諸後世記誦之學，豈非霄壤乎？」蘭公即打圈於「豈非霄壤」四字，曰：「極好。」又曰：「此時讀書不過記誦而已，然天下儘有潛心聖賢之學者，非俗儒之概例也。」平仲曰：「宗旨異致，則反不如記誦矣。」力闡微笑而已。蓋其平日所學於王、陸頗深也。

蘭公曰：「貴國有大儒否？」平仲曰：「有之。」余曰：「如金尚憲號清陰，亦我國大儒也。」蘭公曰：

「現在者爲誰？」余曰：「不敢指其爲誰，死後方有公論。」平仲曰：「竊矜足下之高儀，其學問之深奧，非尋常取功名者。欽仰！」蘭公曰：「我輩豎子俗人而已，極荷過褒，無地自容也。」余指（二）「事業從誠正」之語，而謂蘭公曰：「只此一句語，以之修身事君，何事不做？」平仲曰：「問學之外，嗜好者何書？」蘭公曰：「僕年二十時，已誦十三經諸史；然質魯健忘，終無成就；可愧！但學必以聖人爲主，雖諸子百家無所不覽，其歸則反之於六經而已。」力闡曰：「酷嗜昌黎，《史記》極妙，讀《漢書》不可不看《史記》。」蘭公曰：「年少失學，未嘗潛心正學；然作文必學史遷，特愧不能追躡古人。」

余曰：「兩位先世有何顯官？」蘭公曰：「本農家子，寒畯之門，惟有讀書力田，未嘗有通顯者。若其遠祖，則晉潘岳之後也。」余笑曰：「君貌甚美，有自來矣。」蘭公亦笑，微有愧色。力闡曰：「先世洪武年自餘姚遷杭，至今十三世，曾有二舉人而已。遠祖則有之而不敢攀援。」余曰：「此何故？」蘭公曰：「力闡，子陵之後。而不敢攀援者，恐爲郭崇韜也。」又曰：「東國本箕子國，乃近聖人之居者，宜二公之識見高遠，非一切文人可比。」

余曰：「兩位皆具慶耶？」皆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兄弟幾人？」力闡曰：「有一兄。」蘭公曰：「九峰先生名果，大名士，乃力闡兄之令兄也，二人時人比之機、雲、軾、轍。詩文大集盈笥，與吾鄉吳西林先生極相好。年四十餘，高雅絕俗，非尋常諸生之比。」余曰：「同氣間有此師友之益，其樂可知也。請問西林先生德行之大略。」蘭公曰：「隱居修道，無事不入城府。有達官來見者，必峻拒之。一人與侍郎雷鉉、通政官

錢維城皆先造門，求觀著書，而終不得。吾鄉前輩高尚之士如徐介、汪鳳、王曾祥數人，亦皆不隨流俗，能自卓然不朽者也。徐、汪二人布衣，革鼎後避世不仕。王秀才三十餘即棄舉子業不應試，文章人品卓然可傳。」

午後，二人各以餅果數器置於桌上，而勸之曰：「此杭州帶來。」果則橘餅龍眼乾葡萄之屬，餅亦香美勝於京造。先自略嘗，從傍侑之；茶則自初不住斟之；誠意藹然。余曰：「洞庭湖距貴鄉不遠乎？」力闡曰：「洞庭在湖廣，離敝地二千里。」余曰：「然則去京師幾何？」力闡曰：「三千里。」又曰：「敝地瀕南海，與貴國海路當爲幾何？」余曰：「兩地只隔一海。如福建商舶亦多漂到我國者，杭州似亦不甚遠也。」平仲曰：「貴處三秋桂子、十里荷花，風物尚如舊耶？」蘭公曰：「不但此而已。西湖風物爲天下第一。水深一二丈，清可見底；雖萍藻沙石，歷歷可見。四山皆平，不甚高。有四賢堂，祀唐李泌、白居易，宋蘇軾、林逋。我皇上四次臨幸，百廢俱修，比舊尤加壯麗。其地有蘇堤等十景，又有數十景。雖匝湖不過四十里，而奇峰靈岫，莫可名狀。湖中有堤十里，兩岸皆栽桃柳。」平仲曰：「雖欲與兩位策驢遊詠於其間得乎？」兩人皆笑。余曰：「湖水雖當積澇，不貽害於民居耶？」力闡曰：「杭州以下，水利所在，蓄洩以時，無貽害之處。」余曰：「長腰米貴處產耶？」蘭公曰：「然。吾鄉風柔，食物與京師大不相同。」余曰：「風俗厚薄如何？」蘭公曰：「地多秀民，絃誦之聲相聞；但俗尚浮華，鮮淳朴耳。」

力闡曰：「貴處風俗，淳古之極。」余曰：「山川險隘，人民多貧；只以稍遵禮俗，自古中國亦許之以

小中華。」蘭公曰：「貴國國史有攜來者否？」余曰：「沒有。」蘭公曰：「惜不得見。」余曰：「必欲知其大略，則當總記其概以呈。」又曰：「諸公科期不遠，當會心舉業，久坐煩擾，恐不安。」皆揮手曰：「不然。吾輩到此，本不用心於此。」余曰：「然則不要登試乎？」力闡曰：「要自要的，但聽天命。」且曰：「鄙等不是專意於名利者。」蘭公問余曰：「官居何職？」余曰：「白身無職。欲一見中國，隨季父貢使之行而來。」蘭公曰：「先生以貴胄而不爲官，必立身行己之君子也。」余笑曰：「無才無學，官自不來。」平仲曰：「今承兩位德儀，益覺中華人物之不可企及也。」蘭公曰：「中華雖文物之邦，近名榮利者比比皆是。」

余曰：「邂逅良晤，深愜鄙願。未知繼此而可得見耶？」蘭公曰：「人臣無外交，恐難再圖良會。」余曰：「此戰國時語也，今天下一統，豈有彼此之嫌？」蘭公有喜色，曰：「天子以天下爲一家，況貴國乃禮教之邦，爲諸國之長，自當如此；俗人之議何足道哉？天涯知己，愛慕無窮，寧以中外遂分彼此耶？或他時得邀微官，奉使東方，當詣府叩謁。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」余曰：「鄙等回期尚有餘日，豈忍遽作永別耶？」蘭公曰：「交情古誼，令人銘感不忘。倘枉駕容易，乞再過我作竟日談，幸甚。」余曰：「鄙等之來固容易，只恐僉行臺有難便。」蘭公曰：「當掃徑以待。貴館曾有中華士人來訪否？到貴館不知亦不甚費事？」余曰：「自前彼此尋訪，人不以爲怪，宜無邦禁。」蘭公曰：「貴館何地？明日當同來奉謁。如在皇城之內，則不便來矣。」余曰：「在正陽門內東邊城下半里許。館中有衙門，當先爲通知，幸勿慮。」力闡曰：「平生未嘗干謁王公大人，且深恐大人知之，以爲不便。」余曰：「我們大人願一見之，但形跡異，吾輩

不敢掃門請謁。如枉尊駕，乃其所大欲，豈有不便之理？」余曰：「衙門如有阻撓之弊，鄙等當先期出待於門外，擇乾淨去處，更爲一日之會無妨。」蘭公曰：「既任人出入，明日必當奉拜。」又曰：「衙門是何官？」余曰：「有提督、大使、通官等官。而自前官人秀才輩皆許出入，乃是朝家視同內服，不以外夷故耳。」平仲曰：「留館經春，日日相接，皆刀錐競利。今來承誨，快滌茅塞。」方闡曰：「既成相好，不當作客話。」且曰：「此後宜只說真話。」

平仲曰：「日已晚矣，僕夫催歸，不得已告退。」蘭公曰：「貴僕不解人情，請賜叱退。」彼此皆大笑，而握手不忍相捨，遂相別而出。出門，兩生疾聲請少留。嚴生持《感舊集》全帙而贈之。余辭謝曰：「書冊帶去，恐有人言。」兩生曰：「言以買來，亦何妨乎？」余念清陰詩既在其中，不可不一覽於使行，遂與平仲相議，使馬頭輩藏之懷中。歸到館中，且言明日來訪之約。余以爲若不先通衙門，或不免臨時阻撓，勢當預爲周旋。副使亦以爲然，使裨將安世洪議於堂譯，俾無阻撓。世洪力言其無難，請自當之，必無他慮云。

初四日，李基成來，言嚴、潘兩生來已久矣，何不請入。余不意其早來，漫應之曰：「昨言食後入城，其來尚早。」基成曰：「余馬頭俄出館外，見兩生來，坐於玉河橋傍，急來報余」云。余聞之始大驚，使平仲先出見之而挽留之，或恐見阻而徑歸也。往言於副使房，請使安世洪周旋請入。則衙門忽有意外事端，諸通官方盛怒而坐堂，譯輩不敢發口云：「故使人傳於平仲，邀坐於近處鋪房以待之。少頃，安裨稱以自己